

# 著书育人尽孝的张嗣溥

牧郎

张铭轩(1659-1718),讳嗣溥,字天如。开化华埠镇玉川(今界首村)人。清代两浙著名学者。清·康熙十四年,耿精忠叛军过玉川,年仅十五岁的张铭轩负母避入常山原谷。烈日熏蒸,母卧地呕血,口渴思泉水,嗣溥提瓢往返于山径之中,取水为母解渴,不幸母病猝死。贼兵追至,避难者皆惊走,唯铭轩独守母尸号泣。贼兵感其孝,舍之去。遂负母尸归家安葬。

铭轩幼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十三岁游庠,丙寅年(1686),相国太仓王公视学浙中,奇铭轩之文章,选拔贡入太学,因父积年老多病,不忍离去,父强之行,乃与父商定十月即归。至京城后,声名大振。时浙江鄞县人,少宰仇沧柱负重望,初入翰林,诸名士多执贻门下,仇独看重铭轩。江左何妃瞻、刘大山等人,均与他相交。

国学生都是由各地挑选推

荐而来,均为负才名,重声气者,多就六堂肄业,以猎取富贵。上者取科第邀馆选,次者亦图教习出身,以郎官宰百里。铭轩因牵挂多病老父,恐误与父相约之归期,于是置荣华富贵于不顾,坚请假而归。如期至家,父喜加餐。居不久,父病死,铭轩哀毁骨立,治丧悉依家礼,守孝三年,一如生前。并遵父之遗命,建茶亭、禁捕鱼,焚债券,修建读书楼,聘请名师教海族中子弟。次第施行,从不懈怠。后将家事全委诸弟管理,每日闭户肆力於学。

读书楼又称愿学楼,位于村西。登楼依窗,则见青山倒映,金溪似镜,风景十分幽雅。故兰溪知县方迈,因不善事长官罢归,即应邀来玉川就教,一住数年,不思归阙。他在《登愿学楼并游名园赋二律》之一有:“环山带水读书楼,八景当窗事幽。金谷诗成传已遍,辋川题罢句难酬。云归远岫迷樵径,烟淡晴波没钓舟。四壁珠玑沉暮

色,还思秉烛续良游。”张铭轩诸事办妥后,也一心扑在钻研文词诗赋上,常与方迈饮酒吟唱,他才力敏贍,下笔如万斛清泉,随地涌出,滔滔不竭。在给老师翰林院编修,《奉怀仇沧柱夫子》诗云:“自昔龙门问学来,南辕受易忆燕台。玉堂金马应时望,瑶草琪花傍晚开。无识穷经思寡过,有怀捧檄感怜才。愿从椽笔扬先德,归奉萱庭菽水杯。”他感谢恩师的关怀和教诲,有负老师的期望也深感歉意,但他觉得功名利禄仍没有弘扬先辈德行、归家尽孝的重要,委婉地向老师阐明急着归家的因由。

在诗文创作上,铭轩以经史为根底,以程朱理学为门户,一切靡丽香艳之词,屏弗寓目,与声色货利同为深戒。惟善善恶恶感应之理,则时时向人称说不倦焉。在《寄呈毛鹤舫先生》诗中,他向好友介绍自己已隐居著书,寄情山水的淡泊生活:“著书林下几经秋,放棹严滩羨

钓裘。近访龚黄新政绩,遥追苏白旧风流。江边春色寒中透,湖上晴光望里收。听得西秦沾雨露,东山丝竹快遨游。”

康熙三十九年(1700),铭轩赴乡试,考中举人,教授候选知县。高兴之余,与好友王担人同游西湖《品茗论诗》:“旧游湖畔读新编,幙被携来寄一椽。渔火依稀深夜里,山风冷暖小春前。醇醪饮醉非关酒,异茗闻香不待煎。侵晓凭楼间指点,携诗又上木兰船。”自杭州返故里后,毕竟无心仕途,依旧深研理法,闭门讲学。

张铭轩一生著书甚富,有《阴鹭赞论》、《笔山偶集》、《入德迂言》、《梅花百咏》、《救弱救荒》等传世。方迈写诗赞其著书育人曰:“著书闭户几十年,种得名花已接天。春意渐生香冉冉,嫩芽待放翠芊芊。梅经霜雨姿犹韵,桃欲凌霄干亦妍。彩笔应知题尽遍,倚栏长待李青莲。”

## 山房夜色

陈月芳

古人懂生活、会生活,讲究生活的环境与生活的安逸,今人对生活的追求更在古人基础上精益求精,在设计理念中,融化在一举一动的行住空间里。

醉根山房根文化主题酒店,以其恢宏大气的汉唐风韵层层叠起,巍然屹立。周围松竹涛涛,隐于林中,雾气蒸腾,陶然间让人犹如置身于琼瑶仙境,透出一股古雅淡泊的心境……

古人风雅,爱极山房,尤其喜在山房中赏夜景,王阳明在他12岁写的《蔽月山房》:“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又有“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等诗句来赞美山房夜色,而今时身在山房不但可赏美景,更可尝美食、品香茗,体验“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那般唯美画面。

当夜幕降临时,苍翠的林木在暮霭中慢慢地隐匿,掩映着雕檐玲珑的汉唐建筑群。这时醉根山房各式的灯竞相亮起来,高的、低的夜灯,一盏盏、一簇簇,交相辉映,金光流转,染红了半壁的夜晚,那炫丽的光彩,如彩霞般镶嵌在空中,仿佛一首流动的仙乐,缓缓淌出……让人疑似到了天上的街市,我想在那繁华的街市中,定然陈列着世上没有的珍奇。

抱着一抹奇异的心情,漫步在游步道,抬头仰望,只见形态各异的灯具分不同的角度散发着金色的光辉,在这里,光所有的动机都赋予了渲染的力量,树林、房屋、盆景、步行道、水,各种色彩、景物在此交织、渗透。在有限的空间里,光以“大象无形”的姿态融合了万物,勾勒出一幅天上仙宫,美轮美奂的界画,呈现出古朴精巧而又心生静谧的祥和之气,令人心生欢愉。而这种心情又被光线下明暗对比的急促节奏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

踽踽独行,从山房中往下看,汉唐风韵的瓦檐上,闪闪烁烁的白色灯光,如同扑朔迷离的点点繁星,与远处的夜空遥相对应,“星汉灿烂若出其中,若出其里”韵味别致新意又不失高雅。

山房的夜景不像别处夜景,色彩斑斓,运用多种色彩,而是完美地展现了“极简主义”,在颜色的运用上只用了琥珀色与白色,琥珀色给人以温暖深沉、浓密静谧,白色给人以纯洁、和平、简洁。当两种颜色互相融合、相互碰撞,所展现的那种柔和与令人向往的温和色调,温厚而奢侈。

居于山房,沐浴在唯美的夜色中,享受着灯光的明暗及光影变换中带来的愉悦和舒适,莫名地会在心里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静谧的、优美、朦胧的,富有韵律的、深邃的一种诗的意境,在诗意年华浸润着随性、洒脱,随心所欲在般的禅意,我想这也许就是山房夜景给人的意义和魅力所在吧!

## 黎阳印象

姚瑶

自嘲是个闲不住的人,休息的时候总喜欢到处跑。一日在网上看到有人提起黄山的黎阳老街,顿时眼前一亮,屯溪老街去了好几回了,这与之一江之隔的黎阳老街,倒是头一回看见有人提及。和友人说起,两人一拍即合,旋即便驱车前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初到黎阳,友人立即皱起了眉头,略带失望地说:“这也太商业化了,没什么特色。”我看着眼前新修的仿古建筑,也确实有些失望,看来一点都衬不起“老街”这两个字,难怪现在改名为“黎阳in巷”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走进了巷子里,突如其来的一栋老屋映入眼帘,友人不禁呼喊道:“妙!实在是妙!”典型的白墙黑瓦徽派老屋,身后延展开来的是玻璃房,再配上两旁线条利落流畅的现代建筑,融合出一种奇妙的碰撞,古典建筑的典雅和现代建筑的灵动,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交织出一幅美丽的画卷。分明已经是下午了,但这里的店大多都没有营业,没有多少游人,冷冷清清的样子,可正是因为这份安静,才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好好驻足欣赏。

一条窄窄的小溪穿街而过,溪的这边,全是新修的现代建筑,各色酒吧、旅社、咖啡厅、文艺小店,俨然一派小资景象;溪的另一边,是古典的徽派建筑,深宅大院,飞檐翘角,令人生出无尽的联想,陡然间有种穿越的错觉,又仿佛是做了个梦,醒来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踏着青石板路,沿着小溪走,转身便到了宽大的广场,古戏台、徽派老宅、流线造型的仿教堂建筑,配上色彩缤纷的动物塑像,围着广场林立,看起来有些突兀,却

又那么的和谐,别有一番风味。也才发觉,原来将“老街”二字改为“in巷”,竟是这样的意味,旧事物在慢慢消逝的时候,新事物在悄无声息地蔓延,从老到新的蜕变,从古典到现代的穿越。

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雨,阻挡了我们的脚步,不得不拐进最近的一间屋子里去避雨。进了屋才发现,这是一栋老宅改造的民宿,内饰古色古香,将徽派建筑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便点了一壶茶,厚厚的青石板桌案,简洁的玻璃茶具,略带民族风的布艺沙发,灯光是幽暗的,可是旁边就是天井里透出的自然光,尽管下着雨,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闷。翻开随身携带的书,伴随着从天井落下的滴滴答答的雨,享受着这难得的静默时光。耳边不时传来燕子的鸣叫,原来在这屋檐下,竟藏着数个燕窝,许是雨太大,外出觅食的燕子们纷纷回巢,雨声、燕鸣声,交织成一曲轻快悠扬的交响乐,给这寂静的老宅平添了不少生机。

雨,终是停了。待我们走出老宅,已是傍晚时分,这说变就变的天,许是为了安慰我们,竟给我们送上了灿烂如锦的晚霞。白色的斑驳墙面上,折射出粉色的印记,仿佛一个美丽的幻境。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古戏台上也热闹了起来,伴随着古筝清透的声音,一行穿着旗袍的徽州姑娘,手执油纸伞缓缓而出,纤腰如柳,笑靥如花,尽显徽州女子的温婉典雅。

伴随着夜晚的风,踱步至新安江畔,看着不远处灯火辉煌的文峰桥,微风拂面,沉浸在这样的时光里,心中陡然间生出一丝的不舍,竟有些不愿离开了……



东坡夜游(国画)老狼作

## 屯溪老街

余宗良

屯溪老街,俗称老街。老街,石板路,木头屋,古色古韵。老街,主街面宽约3米左右,弯弯曲曲,连绵1公里,由几条小街小巷组成。

老街入口处立着古色的牌坊,牌坊的匾额上写有黄金金的“老街”两字,十分显眼。

走进老街,商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商铺分上下两层,底层作店面,站在街上,抬头望楼上,只见木板墙壁上,中间都开有一个小窗户,能隐约看到窗框上雕刻着精细的小花。古窗由两扇向外推的小窗门组成,半遮半开着的小推窗门,让我浮想翩翩,是否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丽小女子藏在深闺中?身着长袍的长者在饮酒作赋?还是商人们在品着茶下着棋?……

老街,街面店铺,分里层外层,前店后坊,外层的主店面商

品摆放得琳琅满目,层次分明,店铺归类大致有笔墨纸砚类,黄山茶叶还有地方特产类,所有商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店面全是敞开式,任由你自由进出,店铺内没有大音响,门口没有大喇叭,只有古老的传统的吆喝声、叫卖声,热情带亲切。大部分能现吃的本地特产,先分割一小块一小块,先尝后买,有着浓厚的古老山村的民俗风味道。

老街上的人群,南腔北调、老的小的都有。我看见几个高鼻梁、白皮肤、黄头发的老外围站在一家店铺前,我也好奇地走过去,原来他们在试吃酥饼,他们叽哩哇啦的话,我是听不懂的,然而,大家四目相对时,莞尔一笑,虽语言不通,但微笑却是相通的。

屯溪老街,一条既传统又文明的商业老街,喧闹声中夹杂的是繁荣。